



## 永不褪色的 绿军装

张仁双

一身绿色的军衣,是我小时候最神圣的向往。军人这个职业,承载着我太多的梦想。

我的叔父是南下干部,曾经转战千里,到达八闽之地福建工作。我少时,记得他回过一次故乡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,个头高大的叔父,穿一件绿色军大衣,戴着火车头军帽。短短数天相处,他举手投足间的飒爽威严,令我仰慕,他的绿大衣也成了我心心念念的向往。

小时候,村里常会放映战争影片,有《钢铁战士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等,我场场不落,看了多遍,台词都能倒背如流了,还是乐此不疲,兴致盎然。

10岁那年,大哥参军到了部队,穿着绿军装的照片寄回家里,挂在墙上,那是一份荣耀。

我多想穿上绿军装啊。长大后,我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,过了体检、政审两关,终于接到了入伍通知书,全家都为我高兴。报到后,我穿上了崭新的军装,公社召开了欢送新兵座谈会,一夜难眠,次日我胸佩红花,乘着解放牌汽车到了县城,武装部的郭部长带我们到照相馆留影,下午,安排我们新兵去看电影《南征北战》,影院里清一色的绿军装,真是威武。看完电影启程,从影院到火车站有几公里的路程,街道两边人潮涌动,欢送声不绝于耳,那一刻,我深切地感受到身为一名军人的光荣。

停在南同蒲线灵石站的闷罐车,载着我和战友们,经七天七夜跋涉,到达了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站。走出车站时,漫天的鹅毛大雪,连队给每个人发放了绿色大衣,我们乘军车驶向了神往的军营。

零下20多摄氏度,我们仍在训练,站军姿,一站就是一小时。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训练,告别了新兵排,正式开始军旅生涯。

记得连队为我们配发领章、帽徽,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,别提多开心了。战友们和我一样,从小就向往绿色,对军人的特殊标识感到分外亲切和迷恋,那天,太热闹了,军营里流淌着喜悦的气息。每个人渴望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佩戴领章和帽徽去照相,赶紧寄回家里一份,让家里人也分享我们的自豪。

下连队后,我被选送到团教导队学汽车驾驶技术。七个月的学习时间,我服从命令、遵守纪律、刻苦训练,完成了各项考核,圆满结业。

一顶军帽,顶的是责任,一身戎装,穿的是庄严,一双军鞋,走的是神圣。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,为加强国防建设,战友们24小时轮流打坑道,采用钻孔爆破排渣方法施工,风钻机打眼并放炮,打一个炮孔需20多分钟,坑道打通后,进行钢筋混凝土被复。施工期间,战友们的军衣常被钢筋、钉子、铁丝等挂破,还发生过被砸伤险情,腿上、胳膊上、身上都有伤。老乡战友回忆说,参军两年就干了八个月打坑道工作,虽然又苦又累,但学到了国防施工建设的技术。

常言道,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。战友们将要脱下军装,离开部队,心情特别难受,但还是那样深深地爱着你——绿色的军衣。

如今,我已经退役多年,可当兵的岁月终生难忘,在我心中,绿色的军衣永不褪色。每每想到在边疆战斗的岁月,心中就充满力量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父亲部队复员,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,黑色的漆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犹记得自行车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份惊喜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,父亲小心翼翼地骑着自行车回来,车座后五花大绑着一个神秘的箱子。箱子被抬到屋里,打开居然是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。父亲把铁管固定在一根高高的杆子上作天线,就此打通了我们通往外面的世界。

每年农历六月六,自行车的功能会被发挥到极致。县城里赶庙会,自行车成了我们全家的交通工具。我和弟弟坐在车前的横梁上,母亲抱着妹妹坐在后座。五里路,自行车要下坡、过河、上坡,若是雨后,道路愈发泥泞。大人两脚泥、满头汗,不谙世事的我们却坐在自行车上说说笑笑。返回时,自行车上挂满了采购的物品,除了日常必需品之外,父母还会给我们买一些爱吃的零食。负重前行的自行车,齿轮紧紧咬着链条,随着父亲哼哧的喘气声,吃力地向前爬。父亲高高地坐在我和弟弟、母亲和妹妹的中间,像一座山。

“丁零零、丁零零”,弟弟把玩着车铃铛,我则暗自思量:什么时候,才可以骑上父亲的自行车?

小学毕业,父亲终于答应教我骑车。空旷的打谷场上,我从父亲手中接过车把,使劲推着这个庞然大物。车轮开始缓慢转动,车把灵活得像一条蛇,推着它,我甚至无法走出一条像样的直线。父亲见状,上前握住我的手,车子瞬间就听话了。父亲把我扶上自行车,两只手像钳子一样保持着车子的稳定,看我骑得熟练了些,就偷偷放手,然后在我即将摔倒的时候,一个箭步冲上来接住我。我的胆子一点点变大,因为知道身后有一双有力的手在保护着我。直到有一天,在我练习骑行时,父亲突然伸开双臂出现在我面前,我才惊喜地发现,我已经学会了。在那个散发着稻草香味的夏天,我像一只被放飞的小鹰,快乐翱翔。在风中,我听到身后的父亲说:“这辆车,以后归你了。”

初中三年,我骑着父亲的自行车,在家和学校间奔走。最惬意的是晚自习后,骑行回

## 父亲那辆自行车

王志鹏



家的三公里路程。公园一角的茉莉花开得正旺,空气里香气扑鼻,寂静的夜,蛐蛐的鸣唱声愈发嘹亮。遇到大上坡,便下车缓几步,抬头看天,银河迢迢,星海璀璨,苍穹浩瀚。偶尔,也会有风霜雨雪,但是每当推开虚掩的院门,看到暖黄的灯光,知道那些光亮背后是父母的等待,内心便多了份从容和坚定。

仿佛只是一夜之间,父亲的自行车就老了。从外地求学回来,发现自行车慵懒地倚在墙角,午后的阳光,轻抚着它喑哑的车铃、斑驳的车漆和松弛的链条。搬家时,父亲不忍心把自行车卖掉,就送给了邻居,他知道邻居细心,送给他心里踏实。

今年孩子上初中了,年过七旬的父亲执意要送孩子一辆自行车。这让我想起了自行车上流转的时光。那段温情、美好的时光,既是岁月的恩赐,亦是前行的动力。

## 时光里的姥姥

郭飞凤

姥姥戴着老花镜做着针线活,对身边的我说:“吃糠咽菜的艰难日子也过得特别快,转眼七十多岁,黄土埋到脖子了。”这是多年前的场景。姥姥已经离开我们整整13年了。

好日子开始了,姥姥却走了。

白岩松说:“有学历的人,不一定有文化,没学历的人,不一定没文化。”姥姥就是一个没有学历却有文化的人,她读过一年书,也认不得多少字,可人生和岁月锻造了她的智慧。

姥姥爱学习,记忆力特别好。看见孩子们写作业,她就凑上前去看,小学课本也看得津津有味,不认识的字还要查《新华字典》。以至于后来,姥姥能独立看书看报,能认识很多字,只是不太会写字,账本上的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。

姥姥嗓子好,而且听一遍戏就能学着唱。她会唱《骂殿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花木兰》《放粮》等戏曲,经常是一边纳着千层底,一边唱戏。姥姥还知道很多谜语,张口就来。例如:通上不通下,通下不通上,上下都通,上下不通(打四个字);弟兄二人一般高,一日三餐不长膘(打一生活用品)。

她曾跟我住过一年,那时候,经常有邻居和小孩子围着她猜谜语,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。姥姥就是这样,一边快乐着自己,一边快乐着别人。

姥姥长着一双巧手,周围的邻居们都爱去姥姥家串门,学着做活儿。姥姥会裁衣服、会做鞋样、会剪窗花、会针灸,还会做人生终点站所需的衣服和各种用品,经常被村里人恭恭敬敬地请去帮忙。姥姥常说:“巧人是拙人的奴才。”

姥姥为他人服务了一辈子。时至今日,我常常在想,我在姥姥身边待了那么久,也没学会做什么活儿。姥姥说,不学不学吧,学会了累了。

姥姥和外公养育了5个孩子,他们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姥姥有段时间当村干部,还在家养鸡、养蚕、养蚯蚓,是养殖专业户,经常去县城传授养殖的专业知识。

怀念一个人,就是怀念一段往事。因为有些人已经把根深深扎在你心里了,风起飘雨雪的日子,总有一种浓浓的东西袭击心头,总站在你记忆的路口。

光阴岁月像一阵呼啦啦的风,能刮走很多东西,唯有记忆里的人刮不走,正如姥姥。